# 水花

水花

大年和水花两夫妻都是县毛纺厂里的有十多年工令的工人。这几年工厂越来越不景气，日子难过，终于半年前工厂宣布倒闭，两人双双下岗了。

半年来两夫妻到处找活，无奈县里下岗的工人比工作还多，像他们夫妻除了在毛纺厂工作，啥都不会干，大年只好打零工。水花除了打零工外，还做些钟点媬母。由于人长的水灵，又年轻，还不到三十岁，于是便成了工头和帮用家里男人们上下其手的对象。

水花开头不太在意，忍耐着，后来有的男人俞发变本加厉，居然被她的一个老工头把她给肏了。那个她的老头当时给了她二百块钱，并许诺给她加工钱和首饰。可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水花连半分钱也没拿到，水花又气又恨，但又不便发作，更不敢声张。

这年头能有个活，有口饭吃就不错了。再看大年更不如他老婆，女人不行好逮下边还有个洞，可他大年想卖屁眼儿都没人买……

那天大年从外头回来，感到屋内有动静，只听的屋里传出：「哦……哦……

你别那样抠了，我受不了拉，爸。「水花在床上一边扭着屁股颤声说着，一边伸出白胖胖的小手撸着爸爸的鸡巴。」好好，小花儿，我再抠两下就行了，你这小屄可真软呀「。水花爸一边用右手在水花的屄里上下来回进出着，一边用另一支手捏着水花的奶子。屋子里床上的父女俩尽情肏屄做爱的同时，屋外大年正有贴在门上偷听着。

里屋女人颤颤的娇喘声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了，那是他老婆水花，可那男人是谁他一直拿不准，是不是老于头？不可能，我来之前看到他，他在打麻将。是老刘头？也不可能，我是老刘头叫来替他看小卖店的。老刘头说要水花今天先过来，因为有个新来的要肏水花，这人也是个老头。大年让水花最好找老头肏，大年觉的老头虽然老，可鸡吧也老，力气也小些，这对水花好些，自己心里也平衡些，要是换上年青或壮年的，水花无论屄还是身体都吃不消。

前几天有个民工把水花的屄肏得又红又肿，在床上足足躺了两天。两条腿也走不了路了。水花也觉得他有点道理，有些老头是让她不太尽性，可她这是卖屄呀，只要是老头子们高兴满足了就行呗，反正回家后大年还会给她顿狠的。

所以水花听老刘头说今天是个老头，就早早地洗了个澡，换上一件新买的衣服。又洒了些大年给她买的香水，就连屄缝上也洒了些。这些日子同那些老头性交时，她知道那些老头最喜欢亲屄，抠屄了。

这几天他注意到水花神色不对，总象有心事儿，便觉着老婆好像被那个男人欺负了。

晚上上床后，大年等床那头的孩子睡着后，便伸手去摸水花的屁股，水花一点都没动，只任其所为。大年的手慢慢地移到水花的腿中间，摸着老婆毛绒绒的屄，鸡巴早已硬的不行了。

遂翻身把水花仰躺着，分开水花的大腿对着小屄就插下去。水花由于不在性头上，阴道还是的，一点水都没有，大年这一插疼的她哎呀一声，便把大年推了下去，大年没想到水花会这样，不由心里一股火生上来，刚想发做，但很快又压了下去。

悄悄地上了床，躺在水花身边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到水花低声抽哒起来。便手搂着老婆的肩头，亲着她的面颊，轻轻地爱抚着。水花哭了不久，便转过身来，身子贴着大年，头扎在丈夫怀里。

「花儿，我知道你挺不容易的。一个娘们儿在外边受别人的气，咳，这年头没办法呀」。

水花把嘴凑上大年的脸上，下边的手摸着大年那半软不硬的鸡巴说到：「我也不怪你，谁让我们厂子关门了呢，要是有合适的工作，我们也不会这样，关键我是受不了那个气。」「花儿，告诉我你都咋受气了。是不是那老头你了？」

「你咋知道的？」「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你看那老家伙看你的那眼神儿，那天你去见工时，他说话时不看你的眼睛，专盯你下边的屄。」大年恨恨地说着。

「还不是你让我穿那条裤子去，把我屁股和前面都绷得紧紧地，哪个男人不盯着看。」水花羞红着脸说着。